



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

南 韩 继

——北京郊区发展粮食生产的一面红旗

农 业 出 版 社

南 韩 继

北京郊区發展粮食生产的一面紅旗

北京市房山县农业生产办公室編著

农 业 出 版 社

南 韩 继

北京郊区发展粮食生产的一面红旗
北京市房山县农业生产办公室编著

农 业 出 版 社 出 版

北京老钱局一号

(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装订

统一书号 4144.222

1965年12月北京制型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
三十二分之一

1966年1月第一版

字数 30 千字

1966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张 一又四分之一

印数 0,001—30,000 册

定价 (7) 一角

内 容 提 要

南韩继是北京郊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一面红旗，它的自然地势是三面坡岗一面沙，十年九旱八不收的“旱高台”。在旧社会，广大贫下中农受国民党反动统治、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自农业合作化，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来，依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，在种田为革命的口号下，艰苦奋斗，坚持打井抗旱，引水浇地，灌溉面积从无到有，发展到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；平整土地；大抓肥料，秸秆还田，养猪积肥；变薄地为良田；科学种田，一亩当两亩，间作套种，从而获得了连续七年的粮食稳产高产，亩产超过千斤，由缺粮变为余粮，支援了国家社会主义建设。本书报导了南韩继战斗的党支部是怎样领导广大群众，把“旱高台”变成了一个稳产高产的米粮仓的。

统一书号：4144.222

定 价：0.10 元

目 录

前言.....	1
在前进的道路上.....	5
打井抗旱改造自然.....	8
下“笨”工夫积肥培养地力.....	15
革命干劲和科学求实精神相结合.....	20
坚强的战斗堡垒——南韓继大队党支部.....	26
后记.....	36

前 言

毛主席說：“除了別的特点之外，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。这些看起来是坏事，其实是好事。穷則思变，要干，要革命。一张白紙，沒有負担，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，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。”①

毛主席的話代表着伟大的真理，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。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，正在自己的“一穷二白”的土地上，写着“最新最美的文字”，画着“最新最美的画图”。

你看，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画图：盛夏时节，一望无际的麦海，直接那湛藍的天边；一座座电井欢叫着把水送向四面，流水潺潺；一条条輸电綫路，纵横田野；隆隆的拖拉机声，夹杂着年青人的欢笑，此起彼伏；赶送新粮的胶輪大車，鞭响而过。这一切交織在一起，展現出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这是哪里？这是北京郊区房山县周口店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——南韓继。它位于北京西南，站在北京猿人发掘地“龙骨山”向南望去，那个地势最高的小村就是。正因为这里地势

① 《介绍一个合作社》。《毛泽东著作选读本》甲种本，下册，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六四年版第五二二页。

高，水位低，十年九旱，解放前，人們都叫它“旱高台”。这里住着一百八十三戶人家，九百零四口人，集体耕地一千二百二十二亩，每人平均一亩三分多。

就是在这“旱高台”上，解放前，万恶的封建地主，不仅对南韓继的穷苦农民进行着敲骨吸髓的剝削，同时对南韓继这片土地也任意破坏、掠夺。他們只管榨取农民的血汗，根本不注意农田的维护，由于常年累月的风雨侵蚀，全村大部分土地被大大小小十八条沟切成偏坡溜崗。下雨不存水，上粪順水流，真是“雨过天晴地皮干，燙得蝎虎打轉轉，三面坡崗一面沙，土薄地瘦不长庄稼”。那时候，全村一千七百多亩地，好年头一亩地只打一百多斤粮食。就是这样的土地，倒有百分之七十以上被地主、富农霸占着，广大劳动农民，当牛做馬，苦干一年，交了地租，完了官粮，只能混个“秋飽”，賴年头，連个“秋飽”也落不上。“南韓继‘旱高台’，缺粮又缺錢，場淨地光衣裳破，盼到秋后还挨餓。”这首民謠就是过去南韓继的写照。遇到灾年，更是苦不堪言。一九四三年，春旱三个月，庄稼沒收成，有二十多戶穷苦农民被地主逼得妻离子散，流落异乡，行乞討飯，至今还有十几戶沒有音信。南韓继人就是这样世代代掙扎在飢餓綫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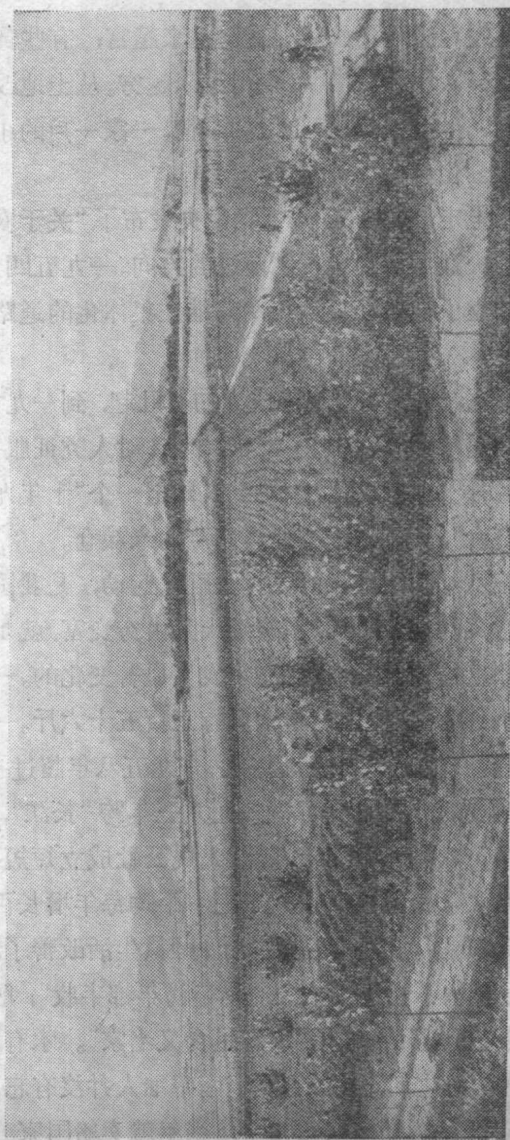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共产党解放了这里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南韓继劳动农民，重見天日，斗倒了地主，实行了土地改革，世代受压迫、受剝削的农民，个个揚眉吐气，喜笑颜开。他們說：“这下可熬出头了，这下可有好日子过啦。”不少人激动得流出了眼泪。可是，几千年的穷根並沒有彻底挖掉，解放沒有几年，阶级分化的情形开始显露出来，有些中农家底

厚、劳力多，雇人买地又放債，变得越来越富；有些貧农劳力少，人口多，帮人干活又借債，变得越来越穷。从土地改革到合作化，全村已有十九起买卖土地的事情，一家一户的小农經濟逐漸向两极分化。

該往哪里走？一九五三年，党中央发布了“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決議”，指明了人們前进的方向。一九五四年秋后，南韓继村成立了初級社。从此南韓继在集体化的道路上由穷变富了。

南韓继人，从一九五四年成立初級社起，到一九六四年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，整整走了十年。十年，对人类征服自然、改造社会來說并不算长，可是南韓继人却把一个“十年九旱八不收”的“旱高台”，变成了一个穩产高产的米粮仓。

一九五八年全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，是我国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。南韓继大队由穷变富，就是在依靠人民公社制度的巨大的优越性，才发生显著变化的。一九五七年算是一个好年头，但南产粮食仅有三百五十六斤。一九五八年以后，粮食产量有了飞跃的发展：一九五八年超过了《全国农业发展綱要》，过了“黄河”，一九六三年跨“长江”，一九六四年平均亩产粮食九百三十八斤。人民公社成立短短七年，粮食亩产却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六十三，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。生产发展了，集体經濟扩大了，社員生活改善了，解放前是“十年九旱八不收”，現在是“旱年涝年都丰收”；解放前是“忍飢挨餓受欺压”，現在是“丰衣足食又当家”。水有源，树有根，南韓继的好生活是怎么来的？南韓继人並沒有忘記国家。一九五七年，刚刚摘掉缺粮帽子，当年就卖给国家一万斤余



繼 韓 南 日 今

粮，平均每人向国家贡献十三斤粮食。从这一年开始，年年多卖余粮，一九六三年以后，每年向国家交售四十万斤余粮，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余粮四百五十斤。人民公社化后的七年中，南韓继大队共卖给国家余粮二百二十八万斤，平均每年三十二万斤。

初看起来，这些数字也许不那么“惊人”，在我国广大的农村里，比南韓继的建设成绩好得多的大队，不是多得很吗？的确，南韓继所达到的水平还是比较低的。可是这些不“惊人”的数字，对南韓继来说却是非常惊人的。穷困落后的南韓继，在集体化的道路上，仅仅走了十年，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，又是何等的不容易呀！

南韓继人，是在怎样的条件下，以怎样的精神，用什么方法，冲破重重困难，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呢？

在前进的道路上

南韓继村，从一九五四年成立初级社的时候开始，在不断打退阶级敌人猖狂进攻的同时，搞副业为主还是搞农业为主，在经营方针上，两条道路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。

一九五七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，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，党员也进行了思想教育，初步划清了两条道路斗争的界限，选举了自己的好当家人徐庆文为支部书记。在他的带领下，发扬了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，学习了南泥湾，发扬了南泥湾的革命光荣传统，鼓起了大家的革命干劲，使粮食生产在一九五八年就“过了黄河”，“直向长江挺进”。虽然南韓

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，但經營方針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并未停止，反而又尖锐地提出来了。当时有的富裕中农嚷嚷：“土里刨食，没个奔头。起五更睡半夜，累得眼睛跟牛子似的，哪如副业挣钱多！”“副业是棵摇钱树，摇的人多，来的钱多！”有的干脆提出：“种粮不如种草，一亩地产草一千斤，一百斤卖五元，每亩地收入五十元甬费劲。”他们主张地里少投工，少用肥，打的粮食够吃就得，拿出大部分人力、车辆出去搞副业，抓现钱。

党支部认为：这是发展农业生产朝什么方向走的问题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，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农业生产搞不上去，集体经济也不能巩固。于是就引导大家通过回忆对比的方法，讨论“南韩继自古以来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？以后生产朝着什么方向走？”问题一提出，许多人心一颤，不由得想起了解放以前的悲惨生活。那时候，打下来的粮食，交了租，纳了税，好年头落个糠菜半年粮，赖年头只能出外逃荒。为了粮食，有过多少心酸事啊！为了粮食，贫农社员刘得顺，在地主王甫家当牛做马四十年，仍然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揭不开锅。他老婆生了七个孩子，在贫困饥饿的折磨下，接连死了三个。为了粮食，他大儿子才十三岁，就被迫到周口店土窑去背煤，狠心的资本家让十多岁的孩子干大人的活，在一次挖土时，孩子又饿又累，眼看土要塌下来，可是头晕眼花腿发软，逃脱不得，被活活砸死了。刘得顺夫妇哭得死去活来，而资本家连埋葬费也不给。那时候，为了粮食，被逼得家破人亡的岂止刘得顺一家呀！一桩一桩心酸往事的回忆，使不少人掉下了眼泪，他们深深体会到粮食是命根子，不搞粮食

哪能成呢？！

庄稼人，特别是貧下中农，对发展农业生产，增产粮食的重要性是有深刻体会的。老貧农葛万起說：“粮食是宝中宝，咱們农民的任务就是多产粮食，如果都去抓錢，伸手向国家要粮，国家的粮食从哪里来？”

经过这次大討論，使更多的社員明确了大办粮食的正确方向。在这个基础上，大队根据当时劳、畜力的具体情况，妥善安排了农副业生产，在保証农业用工的前提下，适当地抽出劳力搞副业。从此，南韓继在大办粮食的道路上，有了更快的发展。

但是，斗争仍然尖锐地存在着。一九六〇年是个大旱年，南韓继虽然也遭受了严重的干旱，但是由于兴修了水利，社員干劲足，粮食又获得了丰收，平均亩产达到了六百三十八斤。当时全国有些地方受灾較重，为了支援灾区，南韓继又多卖了余粮。在国家遇到暂时困难的情况下，一些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又抬头了。有的說：“中国地面这么大，哪年都有受灾的，咱們背不起，不如自扫門前雪。”有的說：“南韓继肥在耳里，瘦在心里。”意思是多产不多吃，是大队干部多卖余粮换取个人荣誉，坑了社員。“种地不上算，不如集中力量去干抓錢活”的議論再次乘机而起；有的甚至散布流言蜚語，給党支部书记徐庆文捏造了“十大罪状”。一时是邪气张揚，烏云弥漫。党支部再一次从党内到党外組織了大討論。討論了新旧社会的灾年有什么不同，增产到底吃亏不吃亏，重副輕农是什么性质，南韓继干旱为什么能丰收等問題。通过討論，許多人說：“旧社会的灾年，地主、富农囤积粮食，大发橫財，哪管穷人死

活。新社会的灾年，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，一九五六年咱们受灾，国家不是从二十多个省给咱们调粮食吗？今年这么早咱们能丰收，还不是人民公社集体力量 and 国家的支援！咱们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，光顾自己，不顾整体。”一股歪风又被压下去了。这次大讨论，进一步奠定了大办粮食的思想基础，进一步贯彻了以粮为纲，农副结合的经营原则。为南韩继进一步发展生产铺平了道路。

打井抗旱改造自然

南韩继的自然条件并不好，“偏坡溜岗十八沟，十年九旱八不收”是南韩继自然条件的真实写照。水是这里发展生产的主要矛盾。提起水，庄稼人谁不明白“有收无收在于水”这个最普通的道理呢？但这里是有名的旱高台，无河少井，地下水位低，而且是砂石底子，容易坍塌。自古以来，全村没有一亩水浇地，只有两眼吃水井；一到旱年头，连人吃水都困难，只有眼巴巴瞧着庄稼枯死。

但是，南韩继人决心要彻底改变家乡面貌，他们决心把深沟改成平地，把旱地变成水田。在这里，发展生产解决水源的唯一出路是打井抗旱，向地下要水。一九五七年冬天，党支部带领大家打井抗旱，与天夺粮。这件事在社员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。“咱这里不到黄泉不见水，能打出水来吗？”也有的社员说：“宁盖十间房，不打一眼井。”甚至有人说什么“旱蛤蟆还想吃天鹅肉”。等等。党支部研究后，让大家讨论：“是听天由命，永远旱下去呢？还是自己动手，打井抗旱，改变不利的自然条

旱 抗 井 打 材 取 地 就



件呢？”經過社員反復討論，廣大貧下中農主張非打一眼井試試不可。徐慶文同志說：“哪怕一千個失敗，最後成功就是勝利。”南韓繼人就是在那種百折不撓的革命精神鼓舞下，開始了興修水利的戰鬥。

打井，大家都沒有經驗。黨支部決定：以支委王文中為首，以共產黨員為骨幹，組成了南韓繼第一個打井隊。就在這滴水成冰的寒冬臘月，打井隊干起來了。地凍得象石頭，一鎬一個白痕，鎬頭打在石頭上，火光飛迸。有的人把手都震裂了，可是打井隊員們並沒有理會這些，他們清楚地知道，這是與天鬥，與地鬥，也是與人鬥，責任重大。正當他們干得起勁的時候，七十多歲的謝洪鈞老漢拄着拐棍來了，他用拐棍指點着說：“你們干點什麼不好，怎麼專喜歡在地里鑽窟窿玩，真是旱蛤蟆想吃天鵝肉。”王文中直截了當地回答：“有共產黨、毛主席領導，咱旱蛤蟆非吃天鵝肉不可。”黨支部鼓勵大家說：“對，回答得好！象謝洪鈞這樣想法代表一部分人，只要咱們打出水來，就是對保守思想最好的最有力地批判。”

西北風吹到身上象刀刮一樣，打井的人們晝夜輪班，苦干了二十多天，打了五丈多深，終於見水了。這天晚上，打井英雄回家吃晚飯的時候，他們穿着濕乎乎的棉衣，從幾個路口進村，意思是向全村社員宣告：南韓繼不能打井的神話破產了，老天爺支配南韓繼命運的時代就要一去不復返了，幸福的生活就要開始了。

誰也沒有料到，第一眼井水源很好，足有四、五尺深，哈腰都摸不着底。水這麼深，怎樣把井砌起來呢？除非“扎猛子”潛水作業沒有別的法子。人們望着井底发愁。這時王文中說了一

声：“宝林跟我下井。”两个人下到了井底，但也是想不出办法。謝宝林說：“咱們就扎猛子吧，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井砌好。”王文中說：“別着急，咱們再想想办法。”两个人最后还是商量出一条办法：一个人哈腰把石头送下水，另一个人用脚蹬到水底，就是这样，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砌出了水面。两个人在齐腰深的水里，从上午一直干到下午两点；冷了，就互相摩擦一陣。等到两个人从井下上来的時候，都冻得象个紫茄子了。大家問他們冷不冷，他們說：“你要想到它是幸福井，就会觉得渾身发热。”

井砌好了，已是旧历“大年三十”了。王文中又敲开供销社的大門，买来了本村第一部水車。可是他根本不懂这玩艺儿。連夜跑到村北的新街村看看人家的水車是怎么安装法，回来又找木匠做架子，当夜安装了起来。大年初一，全村男女老幼都到井上来参观，打井的人们坐在井台旁边吃着餃子，人群中走出謝洪鈞老汉，他拉着王文中的手說：“孩子，你們真成！真成！”

有了第一眼，不愁第二眼。南韓继党支部在找到水的同时，找到了比水更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群众对集体力量的信任和思想的解放。打井队伍很快扩大到八十多人，大干了一冬一春，打了十六眼土井，有三眼安装了水車，其余都安上轆轤。从此南韓继有了水浇地了。

一九五八年，人民公社成立了，南韓继人民在新形势鼓舞下，干得更欢了。

这年春天，南韓继又遇到了严重的干旱。春播季节到了，地皮干得象石板，新打的十六眼井大部分也干了，眼看下不了

种。等雨就要错过季节。怎么办？党支部和社员反复商量以后，决定抗早点种；并提出了“滴雨不下要播种”的战斗口号。于是，一面组织社员继续打井找水，一面突击耕地。地板硬进不去犁铧，便用人踩着犁耕；好歹耕开了，又都是大坷垃，不能播种，便在犁后面跟着碌碡，边耕边碎土。挑水点种，水又不足，井里的水挑不了多会儿就干了。人们便在井边挖了大坑，夜间蓄水，白天点种。经过六昼夜的奋战，终于把六百多亩春播作物抢种上了。出苗以后，经过精心管理，获得了大丰收，一千三百多亩粮食作物，平均亩产五百六十二斤，超过了《全国农业发展纲要》，过了“黄河”。这一年南韩继开始尝到了水的甜头。

南韩继人并不满足于“过黄河”，而要争取更大的丰收。下一步该怎么走呢？继续打井。可是一眼土井能浇多少地呢？全村要实现水利化，得打多少井啊！正在他们反复思考如何前进的时候，社里派来了打机井队。这对南韩继来说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社员们都兴高彩烈，欢欣鼓舞。不料先后打了两眼机井，都抽不出多少水来。打井队的同志告诉社员们说：“这里有地下水，不过水量不算丰富，机井的管子细，这里不适合打机井。”这简直是当头一棒。怎么办？就此甩手，还是继续前进？社员们说：“咱们已经尝到了水的甜头，要干就干到底，要跟老天爷争领导权，要有一股子坚持劲。”他们学习了邻近公社的经验，打算在土井上安水泵；一试，还是不行。因为井浅水少，水泵开不了几分钟井就干了。抄人家的不行，就自己想办法。

南韩继开始打大型砖石井了。

打大型砖石井，成本太高，每眼井要用八、九千块砖，实现